

漢學研究 / CHINESE STUDIES 第三十卷第二期 (總號第 69 號)

書 評

梁 其 姿

抽 印 本

漢學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六月出版

書 評

梁 其 姿*

Catherine Despeux, ed.

***Méde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 de manuscrits chinoi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2010. 3 vols.
1386 pages, 84 illustrations, 16 plates in color. ISBN 978-2-85757-068-6

這套共三冊的論文集結合了歐洲、美國、中國大陸主要敦煌文獻學者的研究成果。第 1 與第 2 冊包含了醫療與宗教主題的 14 篇法文論文。第 3 冊為全書所引用醫藥古文獻索引。第一部分是按時間、地點、人名、文獻名、穴道名、禁忌、各類病的病癥的索引。第二部分為藥方索引。其他索引包括論文集所引用的名詞索引、所引用書目、醫藥概念、與所引用各地所藏敦煌文獻的題解索引，以及中古醫藥用語的漢語、法語或拉丁語對照表。最後是論文集引用過的敦煌與吐魯番文獻按收藏地區與機構的編列。三冊書共 1386 頁，還不包括 16 幅彩色插圖，及 84 種其他影像插圖。插圖或為手稿殘片，或為壁畫局部，均具較高參考價值。這套書不但是有關中國中古醫藥史的研究論集，也同時是一部方便研究者的工具書。

本書主要的 14 篇論文為：(1) 戴思博 (Catherine Despeux) 的〈敦煌與

2012 年 4 月 25 日收稿，2012 年 5 月 22 日修訂完成，2012 年 5 月 23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教授。

Angela Ki Che Leu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吐魯番的醫療制度)；(2) 夏德安 (Donald Harper) 的〈傷寒論與五臟論裡的醫學知識〉；(3) Elizabeth Hsu 的〈從敦煌手稿看中國中古時期的脈診〉；(4) 安格海德 (Ute Engelhardt) 的〈敦煌與吐魯番的本草書〉；(5) 羅維前 (Vivienne Lo) 的〈敦煌與和闐有關艾灸的文獻〉；(6) 華瀾 (Alain Arrault) 的〈人神與日遊：九世紀至十世紀間敦煌曆法文獻裡的醫療活動與編曆方法〉；(7) 戴思博的〈敦煌文獻中的藥方〉；(8) 陳明的〈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的醫藥：漢與胡的互動〉；(9) 童丕 (Eric Trombert) 的〈吐魯番在 743 年市場上的醫藥、香料、染料〉；(10) 戴思博的〈有關衛生與長生的敦煌文獻〉；(11) 夏德安的〈敦煌文獻中有關房中的描寫〉；(12) 戴思博的〈佛教的術法儀式〉；(13) 方玲的〈偽經與疾病〉；(14) 陳明的〈兒科疾病與佛教術法：敦煌文獻中的本土與異國知識〉。前言由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主任蒙曦 (Nathalie Monnet) 執筆。序言作者為法國敦煌研究團隊的領導之一戴仁 (Jean-Pierre Drège)。主編戴思博是以巴黎敦煌研究群為核心的研究計畫的靈魂人物，從作者群與論文題目可看出這套論文集是該研究群的研究成果，並結合了北京大學的陳明、美國的夏德安、德國的安格海德與英國的羅維前及 Elizabeth Hsu 等學者的研究心血。

此論文集的一大特色是每一篇論文後都附有相關文獻的題解與翻譯，及殘卷的影本，讓讀者對所討論的敦煌與吐魯番文獻有更具體的了解和掌握。如果讀者會讀法文的話，論文集是一本很具參考價值的、結合一、二手資料的中古醫學史。

編者戴思博在序言中首先指出，雖然敦煌醫藥文獻在所有文獻中只佔少量 (僅 0.4%)，但從這些主要是佛教文獻的殘片中看出醫藥與佛教在中古時期異常密切的關係。包括寺廟作為治療場所、僧侶作為醫生、經典誦讀等宗教儀式作為治療與預防方法等等，均顯示療病與宗教儀式兩者之間其實並沒有清楚界線。敦煌文獻呈現多元的宗教醫療與身體管理方式，包括把脈的技藝、本草學、艾灸、藥方、養生、符咒等。序言也介紹了敦煌與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發現過程，與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概況，包括在英、法、俄、日、中、德等國各圖書館與博物館收藏的特色。

戴思博在本論集中共有四篇論文。第一篇以醫療制度的描述作為全書的背景交代。她主要強調中古時期敦煌的佛寺興學，醫學是傳授的主要知

識之一。印度的生命吠陀醫學也經常被僧侶譯為漢文作為課本。不少宗教儀式，如誦經 (如《藥師經》)、使用符咒施法等，同時也是療法。此文為全書論文的立場定調，即這些中古文獻所呈現的醫藥問題，主要是社會 (醫學知識傳播的方式與過程) 與文化交流 (尤其中國本土與印度) 問題。

第二篇論文由夏德安討論《傷寒論》與《五臟論》這兩個重要醫學文獻；重點在說明如何從殘片中看出兩書在中古時傳播的情形，強調印度醫學對這些漢人醫學經典的有限影響。

第三篇論文由 Elizabeth Hsu 討論敦煌文獻裡的脈學。她主要分析包括《五臟論》、《素問》、《玄感脈經》、《捻脈指下輕重脈名類形狀》、《陰陽逆乘伏》、《青烏子脈訣》、《王叔和脈訣》及其他幾種殘片。作者利用這些文獻描寫三點：脈法診斷的步驟、用來描述把脈技巧的辭彙、可供把脈的身體部位。作者也著墨於早期脈學知識的流傳，即馬王堆與張家山的相關出土文獻，將之與敦煌脈法文獻對照。作者特別強調敦煌文獻脈法中三部 (寸關尺) 概念的產生，以及藏醫、印度醫、與敦煌地區各類醫生對這個概念形成的不同影響。

第四篇的作者安格海德主要對敦煌與吐魯番的本草文獻作詳細考證，從中看出本草學在中古時代的長足發展，與這些本草文獻對後世的影響。他討論三種敦煌本草文獻的殘卷：陶弘景 (456-536) 的《神農本草經集注》、以此書為基礎的蘇敬所著《新修本草》(659)，與孟詵 (621-701) 及稍晚的張鼎的《食療本草》。作者對《神農本草經集注》所列的藥方與病證作了較詳細的介紹；在《神農本草經集注》基礎上著成的《新修本草》，將原來的 730 種本草增至 850 種，其中不少來自印度與西域。最早的現存食療書《食療本草》的內容也多傳承自《神農本草經集注》。作者認為這些書都是八世紀初敦煌地區的官方醫學用來訓練醫生的教科書，後來寺廟傳承了醫學教育，同時見證了當時本草知識與文獻在唐帝國時代快速與廣泛的傳播。

第五篇羅維前的短文主要討論藏在大英圖書館的兩個有關艾灸的敦煌文獻殘片與聖彼得堡的三個和闐文獻殘卷。這些殘卷繪有裸體人身以示各穴道，與灸穴的療效、時辰、禁忌等。作者推測這些文獻的使用者包括僧侶與敦煌地方家族，不限於職業醫生。此文附有多種艾灸文獻殘卷的題解與翻譯。

華瀾在第六篇論文中談論與占卜曆法有關的醫療文獻，主要是「人神

法」與「日遊」。前者與針灸艾灸有關，是算出人身之氣的流動與停留位置的方法；後者與胎產有關，計算外在的神明在每天不同時間進入人身的時間與位置。這些占卜法源自漢代日書。作者認為這類可當作教科書的敦煌文獻的主要使用者，是當地受同一訓練的占卜官員與他們周邊的文人。

戴思博在書中的第二篇論文詳細地描述了敦煌醫方類文獻，主要是分別在七個殘卷中的三種文獻：《雜療病藥方》、《備急單驗藥方》與《王宋無忌單方》。藥方主要針對內科病、婦科病、兒科病與外科病，同時多為「備急類」藥方。本文描述了藥方所用藥品的類別（從礦物、動物到植物）、藥品的形式（湯、丸、散、貼）、劑量的單位等。作者特別指出域外（特別是印度）與本土對中古藥方與製藥的影響，亦描述了藥的各種使用方式。這篇論文的特色是有超過兩百頁的附錄，包含了正文引述的所有文獻的法譯。

第七篇論文作者陳明把焦點放在其他論文都談到的文化交流問題上，主要是漢胡文化的密切交流。他先舉出非漢語的吐魯番醫藥文獻，如梵文、粟特文、維吾爾文、古敘利亞文等，也舉出藏於各地的吐魯番漢語文獻。接著仔細對比這些殘片，特別分析語音方面的轉換，指出這些不同語文的藥方無論在藥方或藥物方面，均有很多相通之處。最後作者比較了吐魯番與敦煌地區的相關文獻，指出吐魯番文獻顯示更多來自域外的醫療知識，而敦煌漢文醫藥文獻的內容則更為豐富，如較多理論性的討論與獸醫方面的知識。

第八篇童丕論文的重點亦放在吐魯番文獻，主要討論醫藥、香料、染料等物品的文獻。論文舉出一種稱為「市估案」的八世紀（743 年）文獻，即吐魯番地區市場商品的官方費率表，這個表列出了在當時市場流通的商品及其價格。作者利用這個文獻討論了當時流通此地區的香料與其劑量單位等。作者並論及唐代買賣藥物的藥行制度，及其他與之相關的秤行、絹行、鞦韆行、椒筍行等專業行會，從中可見當時的商業分工已相當細緻。文獻也反映商品用途的多樣化，不一定只具藥品的功能，「市估案」所顯示的商品價格差異也往往能修正我們對某些藥品的成見。作者強調吐魯番地區作為唐代與西域間長途貿易中點站的優勢，與粟特商人的重要角色。當地主要出口貨品為鹿皮與地方礦物等，而進口則為中國的紡織品與各類藥物。作者強調吐魯番作為消費市場的重要性，這個地區不能僅被視為長程貿易的中途站。

戴思博在本論文集裡的第三篇論文描述敦煌的八種養生文獻，主要與

道教的辟穀養生法有關。作者綜合這些文獻的內容整理出替代穀物的養生食品，主要是一些菜品與礦物，也包括用來祛除身體內「三尸九蟲」的藥方與符咒、源自佛教的「天廚」療法、呼吸法等。作者也指出 11 種可與其他唐代文獻相對應的敦煌長生方，包括著名的五石散、石鐘乳散等，與教人淨身、清潔口腔、粉臉塗唇、美髮、薰香衣物的源自外域或本土的經文與其他文獻。作者指出這些方法與藥方有部分為本土做法，部分來自印度。這些做法與時人對極樂世界潔淨無染的想像有關。

夏德安在本論文集的第二篇論文主要探討敦煌文獻裡的房中術。作者以馬王堆出土文獻、《醫心方》、《千金要方》作為探討敦煌房中術文獻的基本參考資料。作者討論了三個相關的敦煌文獻，包括一個包含房中術內容的藥方，一首描述房中的賦，以及一幅描述性交體位的繪圖。文獻描述了催情劑、壯陽劑與治療不舉的藥方。作者認為這些文獻代表了當時讀者所要知道的與性有關的醫學知識，但後來卻成為色情文學的基礎。

戴思博在論文集的第四篇論文描寫佛教經典裡治病的法術。由於所引用佛經主要源自印度，這些療法明顯深受印度醫學影響。作者舉出八種相關的病：外科、喉科、一般門、中毒門、中邪門、兒產科、保養、不舉病等。所謂法術療法包括用印符、火療、懺悔或許願、服神授藥、抄經、誦經等。本文也附有近 70 頁的相關經文的法譯。

第十三篇論文為方玲所討論的偽經與疾病。作者用中古時代模仿譯自印度佛教經典的中國本土佛教文獻來討論療法。這些自六朝至唐間大量出現的偽經，比真正來自印度的佛教經典更符合一般中國人生活的需要，因此影響極廣泛。其中療病一事，尤其可突出偽經的本土特色。這些偽經特別關注的疾病包括惡疾、諸癩、魅蟲、各種死症、傷寒、天行病等。偽經多把報應列為主要的病因，外在的力量如鬼神等也可能致病。至於療法則多以誦經與抄經為主。作者指出雖然偽經所呈現的疾病觀與譯自印度的佛經相差不遠，但可從中更清楚地看出本土影響，例如把經文抄在符旁貼在門上這種療法。偽經內容也顯示專門療疾的中國僧侶將疾病看作一種現象來處理，不再如印度傳入的佛經一樣強調疾病為生命無可避免的痛苦。

最後第十四篇論文是陳明在本論文集的第二篇論文。他進一步討論敦煌文獻醫學部分所呈現的豐富文化交流。作者先指出敦煌文獻裡有關兒科的

藥方大致與孫思邈等的醫書相同，有較多本土的因素。但是與術法有關的療法，尤其是關於如何保護小孩的「護諸童子」法則，主要與印度生命吠陀醫學和佛教有關。他特別舉出嬰兒「洗三」的習俗，實來自印度。

法國學者對敦煌文獻的研究有很強的傳統，有關醫療問題方面，早有 2003 年由馬克（Marc Malinowski）編輯的《中古中國的占卜與社會》（*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Paris: EPHE-CNRS），利用英法兩國所藏敦煌文獻專門討論敦煌文獻裡的占卜、符咒等課題，參與的作者部分也與本書相同。英國方面，羅維前與李約瑟研究所主任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也在 2005 年編了一本篇幅較小的以討論敦煌文獻為主的《中國中古醫學》（*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Routledge Curzon），包括中國、日本、英國與法國的學者，討論了占卜、養生、本草等問題，書後也收錄了由王淑民編的 74 種藏於英、法、俄、中、日的敦煌醫藥文獻。本書作者所用的敦煌醫學文獻殘卷部分在上述兩書都已被談及。1998 年馬繼興等編輯的《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也抄錄了 80 種敦煌醫藥文獻，但沒有包括占卜類文獻；可能輯校者認為占卜與醫藥無關而不抄錄。但兩書仍可以對照參考，本書作者也多引用輯校者馬繼興、王淑民與日本前輩學者等對一些文獻的考證。傳統中國醫史學者不視符咒為療法是一個特點。

比起前引幾本與敦煌醫療文獻有關的論文集，本書引用了更多藏於各國的文獻。除了英、法、俄、中、日各主要圖書館的收藏外，還包括德國所藏，而且更詳細地分別列出藏在中國與日本各圖書館的文獻。編者共錄得 404 種與醫藥相關的敦煌與吐魯番文獻，遠超過馬繼興與羅維前兩書所錄的數量。本書的第 3 冊較全面地把相關的一、二手資料羅列，其各種索引與譯名對照表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同時，本論文集清楚地把焦點放在文化交流與知識傳播問題上，對中古時代醫療的物質文化有較多具體的描述，尤其在藥品、本草、藥方流傳方面作了較多的討論。對相關的人群：僧侶、文人、道士在醫學知識傳播方面的角色也有較多著墨。有關中國與域外文化的豐富交流也有比較具體的探討。不少作者能清楚分辨本土與外來的醫療物品、方法與觀念，頗具啟發性。對通曉法語的讀者而言，大量文獻的譯文更是寶貴的參考資料。